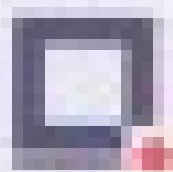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主流信仰的情感 变迁及价值研究

冯天策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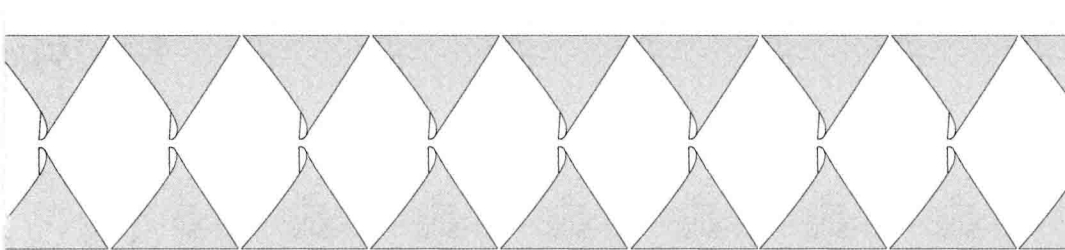


当代中国主流信仰的情感 变迁及价值研究

陈卫平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当代中国主流信仰的情感 变迁及价值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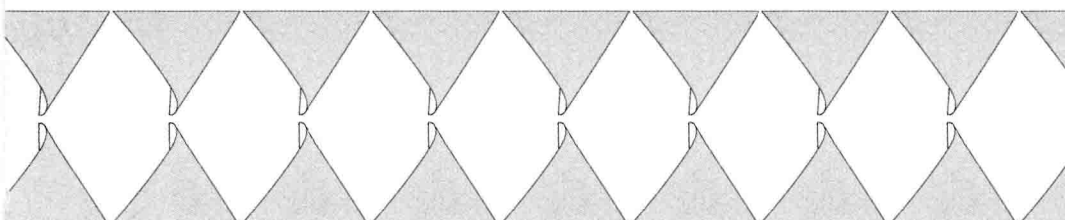
冯天策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主流信仰的情感变迁及价值研究 / 冯天策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81110-815-6

I. ①当... II. ①冯... III. ①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4757 号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当代中国主流信仰的情感变迁及价值研究

冯天策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210mm
印 张: 8.2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ISBN 978-7-81110-815-6

责任编辑: 程中业 李海妹
责任印制: 陈 如 韩 琳

装帧设计: 孙 曙 孟献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信仰基本理论概述	25
第一节 信仰的起源	25
第二节 信仰的分类	31
第三节 信仰的本质	48
第四节 信仰的价值	52
第五节 信仰的存在形态	57
第六节 信仰的基本特性	61
第二章 情感在人类信仰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65
第一节 人类信仰活动中的基本情感因素： 依赖感与神秘感	65
第二节 人类信仰活动中的基本情感因素： 神圣感与爱恨感	72
第三节 原始信仰的情感价值	82
第四节 宗教信仰的情感价值	86
第五节 理性信仰的情感价值	93
第三章 儒家信仰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价值	100
第一节 儒家信仰对中华民族依赖感的满足与深化	101

第二节	儒家信仰对中华民族神圣感的满足与导向	115
第三节	儒家信仰对中华民族神秘感的满足	126
第四章	儒家信仰的溃败与马克思主义信仰东渐	135
第一节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对儒家信仰依赖感的 冲击	136
第二节	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信仰神圣感的 销蚀	144
第三节	资产阶级理性信仰的传入对儒家信仰神秘感的 破除	152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中华民族情感的解放与再造 ...	164
第一节	共产主义信仰的人类情感价值	165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价值	171
第三节	作为信仰领袖的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 情感价值	191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华民族情感的 解放与重塑	212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价值	213
第二节	作为信仰领袖的邓小平对中华民族的情感 价值	227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 情感价值	245
附录	本课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论证报告(部分)	255

绪 论

信仰是人类最基本、最深刻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现象,是影响人类生存状态、生存观念、生存价值的最重要精神因素和文化因素。在一定情况下,它决定、支配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从而在根本方向上影响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并由此作用于社会的运行和历史的进程。这种作用是极其巨大的,且经常是指导性的。如果它的活动方向恰与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便会促进社会的繁荣与稳定,推进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反之,则会造成人们思想的僵化与社会的动乱,进而导致历史的退步甚至停滞。

信仰是同人类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一同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现象,它表现为对特定对象性存在(含主、客观两方面)的崇拜、敬仰与奉行。信仰的思想内容一般以观念的形态出现,却非一般的观念文化,它是统摄、指导其他一切意识形式乃至社会心理的最高意识形式。在人类历史上,信仰价值的绝对权威或至上地位几乎是很普遍的,像欧洲中世纪的教皇就握有对世俗君主的裁判权,而其宗教裁判所则更是以《圣经》信条为裁决依据。在我国封建社会,《论语》中的只言片语也被统治者作为施政教民和处理判决案件与纠纷的金科玉律。这种以宗教经典作为施政方针和法



律依据的情况,在以原始信仰、宗教信仰为主导的社会中,神权至上、政教合一的历史时代是很普遍的,就是在以哲学信仰作为思想背景的现代政治中也很常见。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到各党派坚守自己的信仰并尽可能加以强化的意识形态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证明。

只要简要地回顾人类信仰的活动历史,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规律: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文明的社会生活之中,都有一个占据民族精神世界的主流信仰。这些主流信仰,除原始信仰外,都是杰出的宗教大师和思想家对当时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文明进行综合加工而形成的,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宇宙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信仰通过这些学说,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一定的“宇宙图式”、“社会模式”和价值尺度,信此为真的人们便可得到明确的生存背景、生活准则和生活目的。因此,主流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像罗盘一样指导、支配着信徒的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并以此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主流信仰作为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社会的作用就像太阳用自身的光热为自然提供光明和活力一样,它也通过自身的真理之光为社会提供发展方向、前进道路、真理标准和价值尺度。信仰不仅为人们在理智上确认为真,还在情感上体验为真,更在心理上追求为真。

在世界历史上,我们屡屡看到一些强大的帝国崩溃了,一些显赫的教会组织衰微了,一些民族灭亡了,一些文明湮灭了。除去少数情况例外,它们大部分都遵循一条共同的运行轨迹,那就是在这些有形的机体解体之前,存在于这些机体中的生机早已消失了。也就是说,伴随着这些机体一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信仰出现了危机,发生了破灭,于是那些以此为灵魂的机体便逐渐枯萎直至消亡。

从这一意义上看,人类历史上各时代的文明成就是以不同的主流信仰为核心,由信奉者们贡献的劳动、智慧和热情积聚而成



的成果。因此可以说,不同的信仰是作为不同文化体系的灵魂而起作用的,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一体相关、密不可分。所以,人类对于信仰的关注是深切的、一贯的,有时是高于一切的。比如,犹太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是影响久远的主流信仰,它们在各自民族、国家、地区和文明的历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国两千多余年儒家信仰的繁盛,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旧世界进行革命性批判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一信仰把人类自古以来的信仰对象由天上移到了地面,由幻想、空想变成了现实,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一信仰后来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流信仰,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以其革命性、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承担起人类最新型的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核心的作用。

因此,就像天文学研究太阳系不能不研究太阳一样,研究人类文明、民族文化,不能不深入研究主流信仰。只有掌握主流信仰提供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标准和道德追求,尤其是主流信仰为人们所提供的人生超越性的“终极追求”,并理解这一主流信仰影响民族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机制,才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演变、思维模式、行为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而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演变规律。

21 世纪,中华文明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衰落、挣扎、奋斗与复苏的艰难历程后,开始展示出即将迎来伟大复兴的希望和前景。从衰落到复兴的标志性转折点就是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而在其背后最重要的精神因素则是中华民族主流信仰的更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入,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政治、经济、文化、精神、情感的各个方面解放了中华民族,极大地焕发了民族的创造力、自信心和进取心,为中华文明的复兴提供了



强大的、不竭的思想动力和情感源泉。但是,这一历程也充满了艰辛、曲折和悲痛,因为主流信仰的更替与确立,犹如民族的浴火重生,必然经历痛苦的过程,付出沉痛的代价。所以,在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深入研究、认真总结主流信仰更替的经验教训,把握主流信仰与文明发展的关系,继续自觉地推进主流信仰的发展,进一步牢固确立主流信仰在民族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地从各个方面解放中华民族,从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持续的思想能量和精神动力。所以,对主流信仰的研究具有极为深刻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

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成为我国学者普遍关注和深入讨论的话题。二十多年来,随着讨论的深入,信仰研究逐渐从宗教学研究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涌现了一批信仰学专家,取得了许多有创建的成果,如《信仰导论》、《信仰探幽》、《人类信仰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仰危机与重建》、《信仰论要》等专著以及大量的论文和调研报告。目前,理论界对信仰概念的理解尚不统一,对信仰的内涵与外延、形态与分类、功能与价值等方面的理解亦有分歧。但都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探讨这一问题,尤其对现实信仰问题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和热情,得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形成了一些共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马克思主义信仰依然是我国的主流、主导信仰,并在不断更新发展之中,但多元化信仰格局已趋形成。

2. 信仰多元化格局的根本成因是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角色和利益集团的多样化。

3. 巩固主流信仰主导地位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社会主义社



会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4. 承认信仰多元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合理性、合法性与一定的进步性,并强调在党的领导下,加强依法管理和正确引导。

5. 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主流信仰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展,才能始终保持生命力。

国内关于信仰问题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缺少对人类信仰活动与情感关系的系统探讨,忽视了人类情感对信仰活动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2. 马克思主义信仰传入中国后,对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价值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对其在对我国人民的情感解放及培养健康、理性的信仰情感方面的价值和历史过程缺乏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对主流信仰中的情感缺失问题缺少辩证研究,尤其缺乏对它的正面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深入探讨。

3. 缺少从信仰情感建设的角度对稳固马克思主义信仰主流主导地位、应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挑战进行的对策性研究。

这些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思想理论界的足够重视,最深层次的原因似乎是在物质产品还相对贫乏的年代里,我们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文化等外在的、人们直接消费产品的发展上去了,而忽视了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信仰来直接满足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精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这些问题也是时代性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主义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已经相对丰富的时候,必须在更深的层次上关怀人、丰富人、发展人,才能更稳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每一个人思想上的主导地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代性课题。

人类情感与信仰有着相互依存的天然联系。除了物质生产、生活的需要外,人类的情感需要为信仰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

础和动力源泉。当一种信仰体系能够满足大多数群众信仰情感的需要时,便是解放群众、稳定秩序、推动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反之,当大多数群众对其所奉信仰表现出情感的冷漠、反感乃至厌恶时,则这一信仰体系的危机就出现了,而这信仰所维系的社会和文明,也必将随之解体或崩溃。同时,如果信仰所激发的情感过于狂热,便会酿成社会的灾难,导致历史的倒退。这样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亦屡见不鲜。所以,深刻认识信仰与情感之间的相互联系,把握其互动机制,对于科学认识信仰的本质和内容、认识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与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人类最科学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不例外。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阶级性是其生命力所在,但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人类情感的满足与人的解放也是其自身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充分认识和发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类情感价值,必然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创新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解放作用,已为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所验证。但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时期内,碍于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压力,其蕴涵的巨大情感解放与健康情感培育的力量还未能充分发挥。而情感的解放,对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建设,会产生强大的内在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的发展与竞争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从特定意义上说,对人类情感的满足程度对各种文明的兴衰成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更自觉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情感优势,加强社会主义文化的情感基础,必定能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心理支持、思想支持、舆论支持。



而且在目前我国社会信仰的多元化格局、国际多元化文化的输入的现实情况下,对我国加强信仰的管理与引导,确保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流地位也提出了严峻考验。而从情感的角度把握现实信仰格局,把握多元化信仰互动的成因和规律,对于科学、合理地依法管理和正确引导群众的信仰活动,维持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力、稳定与和谐,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

研究信仰问题,最好是从研究中华民族主流信仰的历史开始,从研究民族的信仰情感的特征和结构出发。

迄今为止,中华民族信仰的历史,可以被极其概要地表述为两大主流信仰的历史,也就是儒家信仰^①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信仰传入中国之前,从夏朝开始,自漫长的天命观信仰时期以来的历史,就是以儒家信仰为主流的传统信仰的萌芽、产生、兴盛、巩固和衰退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人们的信仰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传入、生根、萌芽、发展的波澜壮阔历程,并自觉地与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悠久历史,尤其是与中华民族求生存、谋复兴的当代实践紧密结合,成为当代主流信仰,并且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华民族的一切精神现象、客观实践,无不鲜明地刻上了这两大信仰的印记,而由这两大信仰所衍生的哲学、政治、道德、法律等上层建筑也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深刻、系统、全面地认识这两大主流信仰

① 就如空想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社会主义”、也包含着“共产主义的天才”设想一样,在我国,也并不是在儒家的名称产生以后才产生了儒家信仰,而是很早就产生了儒家信仰的萌芽,比如夏商周时期的“天命信仰”实际就是儒家信仰。

的历史,也就无法从更深层次上理解、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和未来,这一点毋庸置疑。更有现实意义的是,这一历史现象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启示,对当代主流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发展有强大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绵延不绝的儒家信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信仰相结合的成功转型,这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既说明了中华民族对外部世界、外来文明顽强的调整适应能力,又说明了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的发展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仔细研究儒家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我们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儒家信仰作为统摄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几千年的主流信仰,是一种非常现实、非常理性、非常灵活、非常进取的信仰,它没有像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那样为人类设计彼岸世界,它对鬼神始终“存而不论”、“敬而远之”,它给人类提供的终极关怀是一种道德形象和入世的成功形象,它的人格理想是“内圣外王”的圣人而不是“神人”,它设想的生命的延续与不朽是“立德、立言、立功”,而不是升天成佛,它始终对社会生活、现实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这些特征与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时代性、实践性,以及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所追求的无私奉献的人生境界和理想人格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先后统摄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这两大信仰从自身特性来看,是有相似、相通之处的。这就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思考,为什么在 20 世纪中华民族最终会在“百家争鸣”中先后选择这样两种信仰作为精神世界的思想核心呢?是不是两者有什么共同的特性契合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点、情感特征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当然要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角度入手,从经济基础中寻找根源,但毫无疑问的是,任何意识形态自身的特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的命运。例如,如

果佛教在汉代进入中国后,没有很快地吸收、适应中国本土信仰(儒家信仰、道教信仰)的某些元素,没有适应中华民族的心理特点,就不会在隋唐时期繁荣兴旺。可见,儒家信仰顽强的生命力背后,除去漫长的农业经济基础和专制政治制度的支撑外,必然还有它独到的、符合人类信仰的一些特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深入研究儒家信仰独特的生存、发展、兴盛之道,思考借鉴儒家信仰对封建社会的正面意义,那么对于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当代中国的指导地位,必然是极有现实意义的。

但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庞大、繁杂的任务。因为任何一种信仰特别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悠久的信仰,它吸引信徒的方法都是多元的,都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道德等方面展示了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魅力和价值,特别是在其诞生之初,总是相当深刻地呼应了孕育它的那个民族的命运与精神、发展与希望,并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特点和生产生活方式。信仰无论在实质上代表了哪一个阶级,但总是以代表全人类、全社会利益的面貌出现。儒家信仰也是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信仰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支持下,不断发展,逐渐成熟,形成了一个复杂、系统、庞大的体系。如果我们对儒家信仰的各个侧面一一进行分析,不仅超出本课题范围,而且对问题的解决也没有意义。一是因为儒家信仰与封建政权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利用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者一一剖明,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相当一致的结论;二是因为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随着小农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基础在中国逐渐消失,儒家信仰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道德之间直接、明显的联系都基本上已经成为凝固的历史,儒家信仰只是在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时才有现实的价值。也就是说,因为儒家信仰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从儒家信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意义上进行研究所能获得的结论,要么是非常一般性的信仰与政治、经济、文化关

系的结论,要么是非常特殊的儒家信仰与封建社会、封建政治关系的历史性结论,所以,它只有作为历史借鉴才有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比如,封建政权巩固、发展儒家信仰的政治措施、文化政策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必然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像确立儒家信仰主导地位的关键性举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合法性、实现社会发展的稳定性的同时,又极大地束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像“八股取士”、“文字狱”等手段起到了有效控制社会精英、稳定政治统治的作用,同时,又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的生机与活力。这些措施、政策显然不能给予 21 世纪的中国以正面借鉴,不能为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信仰所采用。事实上,在全球化时代也无法这样做,即使勉强这样做也会被世界所孤立和淘汰。

但是,虽然儒家信仰在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生命力,不可能再具备那种对经济运动发生明显的、巨大的、直接的反作用,但它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民族心理的积淀中仍然深刻地发挥着作用,或隐或显地表现在中华民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这表明,儒家信仰的特性依然在契合着、抚慰着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世界。因此,儒家信仰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借鉴意义和作用,主要是从儒家信仰对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和情感特征的契合的角度来说的。

四

情感需求是人类最普遍、最深厚、最持久的信仰动因。人类之所以需要信仰,第一位的原因就是自己的情感需求。何谓情感需求?各个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均有自己的理解和研究,此处不再赘言。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来看,远古

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独立于自然界,成为自然界的“他者”,但当时的生产力非常低下,人类感到自身渺小而无力,所以,在生存、生产、生活中产生了对自然的依赖、无知和敬畏等情感,这些情感的不断反复,最终形成了三种比较稳定、普遍的情感,即依赖感、神秘感和神圣感。这是人类最普遍、最持久、最深厚的三种情感,人类的一切情感生活都衍生于此。爱恨感虽然也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始终,但只是这三种情感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派生情感,即只要是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事物,人类就会对它产生爱,反之,就会产生恨。

可以说,所有的人类信仰,从最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直到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都深刻地满足了人类的这三种基本的情感需求。哪种信仰对人类的基本情感需求满足得越持久、越深刻、越普遍,生命力就越旺盛;反之亦然。这些基本的人类情感,在进入阶级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尤其是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人类日益对自身的力量产生自信、自豪和自满,这三种情感逐渐被隐藏,但在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之前,人类的这三种情感绝不会消失,只不过情感指向不再仅仅针对自然界,而更多的是人自身和一些社会性事物而已。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文明如何昌盛,在世界的各个地区,包括宗教信仰内的各种信仰不可能完全消失的人类学原因之一。当然,由于各民族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各种信仰在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时,也表现出极不相同的民族特点、历史特点。比如,基督教为满足西方世界民众的神圣感所构造的神灵世界,至尊和中心是上帝,但缺乏严密的神灵等级体系;而中国的道教则有一个以“玉皇大帝”为中心如同封建政权一般严密的神灵等级结构。这就是东西方政治传统的差异在宗教信仰中的反映。

所以,本课题将不仅要关注儒家信仰统摄中华民族精神世界